



## 「演出逆境：一人一故事劇場在創傷療育的應用」

### 國際導師主題講座



時間：2014 年 12 月 10 日 19:00

地點：藝響空間四樓

講者：Ben Rivers

翻譯：喬瑟芬

引言：高仔貞 (台灣一人一故事劇場協會理事長)

逐字稿紀錄：吳孝寧

整理 PPT、順稿：高仔貞

#### [仔貞介紹 Ben Rivers]

大家好～我是一人一故事劇場協會的理事長仔貞，很開心大家一起來聽講座，老師是我們特別跟美國一人一故事劇場中心聯繫邀請來的講師。在台灣連續有三場工作坊都是由老師帶領，三月的學運使協會夥伴在思考一人一故事劇場在社會變革中扮演的角色，我們跨團去街頭演出，不同團隊也演出相似議題，有些夥伴在思考帶領對話討論工作坊，也和美國的學校聯繫是否有老師可以來協助我們，於

是就請到 Ben Rivers。Ben 是戲劇治療師，原本請他來做兩場社會政治議題的工作坊，後來一位螺旋心理劇創始人 Kate Huskin 推薦，建議我們邀請 BEN 老師來做療育議題，於是有了第三場工作坊與講座。台南剛開完社會政治工作坊，現場觀眾有很多啟發，今天也會聊聊這些議題，也聊聊他的背景，老師的家庭背景跟以色列有很大關係，祖先是猶太人，以色列建國時，他父親的想法和很多以武力奪取的以色列人不太一樣，於是就離開以色列了，這個經驗也影響了他的想法。

[Ben 演講]:

很開心遇到大家，現場有沒有朋友不瞭解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幾乎大家都知道，我將分享我在巴勒斯坦做 PLAYBACK 的工作經驗。我特別會分享運用 PLAYBACK 跟創傷工作的經驗，因為剛好這幾天我們就在做這個議題，慢慢聽就會知道我們主要在巴勒斯坦的工作是帶政治性目的的。如果大家可以把手機關掉的話是最好～

我先跟各位分享為何我會到巴勒斯坦，大家知道它在哪嗎？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有沒有五位自願者可以上來？他代表台灣，這位代表中國，經過中國就到了印度然後到了巴基斯坦，伊朗，前面才是伊拉克，然後是約旦，誰要當巴勒斯坦，目前被以色列所佔領，這是以色列，接下來這邊是非洲，這邊是地中海。我在蘇格蘭出生的。

我的曾祖父於烏克蘭出生，猶太人，那時的猶太人受到很多迫害、被槍斃，他們決定想要有自己的土地、家園才能安全，於是他們就收拾包袱、和妻子遠度重洋，到達了有歷史意味的巴勒斯坦，那時候還沒有以色列，只有原住民在那兒。他那時來的想法是，這是猶太人的家園，所以他在那裡找到工作、買更多的土地。那時住在那裡的人沒有辦法擁有的土地，把自己打扮得像是阿拉伯人，騎著馬到了黎巴嫩那邊，那邊是有錢地主居住的地方，他給那些地主很多錢、再把馬騎回巴勒斯坦，然後跟當地久居的農夫說，從今天起你們無法擁有土地了、這是我的土地了。這就是巴勒斯坦那時不斷發生的事情，很多巴勒斯坦突然就沒有家園了，等等我們會分享更多關於這些事情的細節。



祖父是軍隊裡面的科學家，他的祖先的歷史跟巴勒斯坦趕走的這些事情是很有關係的，我的父親決定要改變這樣的事情，他學習了中文、佛教、然後離開軍隊，到了蘇格蘭學習藏傳佛教，媽媽則是英國人，在藏傳佛教中心相遇的，所以我是在蘇格蘭出生的。但我對於這段歷史很好奇，幾年後，我決定要寫博士論文時，決定要進行這種和平與衝突的研究，當我在想要去哪裡做這題目的時候，我心中知道我希望去的是可以用戲劇治療、一人一故事劇場、而且跟政治性議題有關的地方，因此我去了巴勒斯坦，這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又有一些家族還在那裡。在巴勒斯坦西區的難民營工作，那邊有一個自由劇場，劇場的主要概念就是放下武器、而用藝術作為抵抗工作。那年我去的時候，正好劇場總監被暗殺了，九個月後我到達那邊，那時以色列的軍隊正在調查到底兇手是誰？調查的方式就是很粗魯的，直接進到難民營裡面把人抓出來、關在監獄裡並刑求、虐待，再踢回難民營。十月的時候，我在那邊待了六星期，他們甚至開始抓自由劇場裡面的工作夥伴，所以我們決定應該要開始行動了！因為那六週我們已經開始玩一人一故事劇場了，於是就決定用這個開始做一些行動。我們到了難民營中心街上，演員跟樂師都是巴勒斯坦人，主持人也是，我們邀請曾經被捕、被刑求的人上來講故事，也有邀請媒體參與行動，他們可以幫我們把故事傳出去讓更多人知道。我們在巴勒斯坦發現，這邊的居民有極大的渴望，想分享他們住在那裡的狀況、被以色列佔領的狀況，有很多人的土地被佔領、房子被摧毀、水也被拿走，過去四十年來有百萬人被抓去關，他們也知道其他世界的人有時把他們視為恐怖份子，有些人拒絕使用武力的方式來表達，但當土地被佔領時，使用武力應該是他們的權力才對，但外面的世界似乎不允許他們行使這樣的權力、還說他們是恐怖份子。使用武力對抗的這些人其實是少數，多數的人是用非暴力抵抗，但是這樣的聲音並沒有被聽到。如果這些故事可以被聽到，或許就可以某程度教育世界上其他人、知道巴勒斯坦發生了什麼事，這是一些行動中的照片，從地圖可以看到土地逐年喪失的過程，1946年這些暗色都是屬於巴勒斯坦人的，這就是我的祖先開始買土地的時候。1947年聯合國在未經巴勒斯坦人同意的狀況、把一半的土地給了以色列建國，請想像聯合國突然就跑來跟台灣說我們決定把台灣分給中國一半，如果你們不同意～那真是太糟啦！而且我們是給比較好的那部分給中國，因為他們值得！這就是巴勒斯坦較好的土地被移交的過程，剩下的就是乾燥、鳥不生蛋的地方。1967年發生戰爭，以色列又佔領了更多土地，現在只有這兩區屬於巴勒斯坦，西岸跟加薩走廊這邊，他們的軍隊每天在看著巴勒斯坦在幹嘛，甚至開始把自己的人移進西岸跟加薩走廊裡面，開始自己建築村莊，蠶食鯨吞後巴勒斯坦剩下的就是那些小黑點，從那樣大塊的到現在這樣的碎片。這個歷史脈絡是很重要的，這是那些故事的重要背景，他們說故事的主要動機就是希望可以讓外面的人醒來、看看這樣不正義的侵蝕。

劇場夥伴們就開始有個想法，希望在西岸旅行看看巴勒斯坦正在發生什麼事情，他們最主要的想法是，一起開著自由巴士從一個社區到另一個社區、每個社區都做一次一人一故事劇表的表演，來得到一手資料看看真實的生活是什麼，他

們的靈感啟發是來自於 1961 年美國南方的團體，也是在爭取自由，那幾個州有嚴重的種族隔離政策、對黑人的歧視，如果現在一個黑人女性跟一個白人男性在同一班公車上，最後面有一區專門給黑人，前面有特殊的前座區給白人；餐廳也有白人區跟黑人區之分，當然哪區比較舒服也很明顯...，在 5.60 年後期開始有人起身反抗種族歧視，學生開始登上巴士扭轉這個律法，故意混坐、一起吃飯，白人當然很生氣，因為他們不想喪失優越的情勢跟權力，所以開始攻擊巴士、被放炸彈、毆打爭取自由的人們，數百名學生入獄。但這些暴力事件震驚了美國其他地區，甘乃迪總統終於行動了，他把軍隊送去處理這件事情，但規矩也被改變了，自由人士也真的成功了。

所以他們想追隨這些自由人士的腳步，也在巴勒斯坦做這樣的事情。2012 年一月下了決定並著手準備，九月他們開始行動了，但你不可能突然出現在村莊然後就說我要解放你們！我們是國際性激進行動分子！來吧來講你的故事吧！這是不可能的。要讓這件事情發生意義，就必須要合作，所以我們真的進入他們的村莊，他們有先做過調查，這些村莊都已經同意要參與行動了，而且很多人聽說了都很想參與。我們從一個親密而小型的演出開始，例如在某人的家裡演出，屋主跟觀眾其實都是當地村落中支持非武力抗爭以爭取和平的行動份子，小型演出可以作為示範並尋求人們的同意，我們會反覆回去村莊跟他們產生關係，當關係建立後他們也會邀請我們去參加村莊的婚喪喜慶跟抗爭活動，有時我們去了也不一定是做演出、可能只是參與抗爭，這些所有的參與都建立了關係。明年三月將是第四次的「freedom bus rides 自由巴士行」，一次行動大約兩週，我們會做這一系列的事情，演出，開始在村莊演出時，一開始會做很古典的一人一故事演出約 90 分鐘，說故事、演出的過程，我們的觀眾很多元，有很多當地農夫，但也有以色列導演或英國人，跟巴勒斯坦大學生，歐盟的副主席也有來參加，中間還有一些媒體記者、雜誌寫手、紀錄片工作者等。我們必須在一開始就明白這些觀眾是誰，事情才能有作用，我們需要邀請可以做出改變的觀眾來，例如英國來的導演，他就是在導巴勒斯坦有關的戲；歐盟代表也很積極的支持這邊，可以幫我們把訊息帶回去；學生也會經過同意後把過程拍下來剪成短片散播出去。再來五個志願者～我代表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團隊，我們也跟記錄者合作、攝影師、紀錄片工作者，也跟草根行動組織合作，也跟可以改變法律的官方代表合作，為了讓工作有效，我們需要策略性的行動，而不是跟一般藝術家一樣想著如何改變世界、自我對話是否可以做得到，然後進入無限迴圈～我們不這麼做，我們只是整體行動的一小部分，這個行動是很大的整體，我們服務行動，他們也參與了協助。





一段時間之後，社區開始跟他們說，我們真的很感謝你們所做的，但是 90 分鐘好短阿！下次為何不過夜、多待幾天呢？我們真的很想分享故事啊！我們也很好奇你們的故事。例如，我們很好奇台灣家庭主婦的生活是如何？或者韓國貨車司機、美國的農夫的生活又是如何？我們可以多混在一起幾天，我們可以彼此瞭解、也知道我們之外的世界長什麼樣？你本來來演出只是聽到，如果來四五天你或許就可以經驗到半夜軍隊來拆你家玻璃的經驗，或者親眼看到小孩被以色列軍隊丟石頭的樣子，如果你們（外人）是經驗到，就會更有動機協助我們到外面的世界去。所以我們就開始從 90 分鐘演出延長為四五天，跟社群、社區互動就多了跟小孩跟成人的工作坊，每天混在一起吃喝聊天，我們也明白，一人一故事劇場其實比較沒機會瞭解比較大的歷史藍圖，所以我們也會做一些研討，邀請藝術家、學者、行動者等一起來豐富我們的知識，去瞭解整體的背景是怎麼一回事。這是第二次巴士自由行中當地的一些著名學者跟行動者。西岸有些土地雖然是巴勒斯坦的，但以色列不准他們在那裡蓋自己的房子，但既然要住就是要蓋，以色列隨時可以來拆房子，他們知道這是一個違法的事情，但蓋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種抗爭，所以他們蓋了一個學校，這學校已經被威脅要拆除了，但因為是當地人共同參與蓋的、也有很多國際支援，這種依附情感也使大家更為投入抵抗拆除，這樣的事情不斷的再發生，經由行動也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足以對政府施壓來制止拆除行動。我們參與了一些當地的抗爭行動，這是其中一個行動有以色列軍隊出現，他們甚至抓走其中一個記錄者；這是一次演出，加入在抗爭行動中；軍隊甚至在演出中途會出現，他就會加快速度，這背後還有更大的故事，有紀錄下來（請參考論文，在文章後面有備註）；以色列的警察軍隊正在阻撓演出。

（時間有點受限，但還有十分鐘左右的分享；如果等等需要先離開也沒關係，接下來會留一些 QA 的時間）

**Q:**剛剛有分享跟官方組織跟團隊進行策略聯盟？為何需要這樣？而不是用傳統的方式進行這個問題？這個意義為何？

A：如果演出可以影響的層面有限，只有演員和觀眾之間；但在這邊說故事的人不只是要被這些人聽見，而是希望被全世界聽見，所以策略聯盟是要來幫助故事能更廣泛的傳播出去。

（伸展與微休息時間～只能站起來動一下！準備開～始～了～～）

**Ben 提問大家為何會想說故事?並解釋巴勒斯坦人說故事的不同目的，與療癒如何在說故事時發生。**

我想問大家的問題～為何你會想說故事？巴勒斯坦大概有三個答案，**一是想提升觀眾的意識，讓國際組織知道這邊發生了什麼事**；但以色列有見識做得很好，就是分化巴勒斯坦人...那些殖民勢力都用何種方式管理人民呢？就是分化，如果他們結盟抗爭，殖民者就會失去力量。這是很最常見的策略，巴勒斯坦人被分開之後就很好控制。所以他們並不只是想讓國際知道，也希望能教育這些被分化的巴勒斯坦同胞們，不只是知道這些事情，也希望能在獲取資訊、被激發後加入、行動。**第二個理由是，透過這些故事傳遞價值觀**，例如我告訴你我上週被關在監獄，因為這樣我可以傳達我即使被銬起來、蒙眼、毆打，我還是保有我的信念，像這樣的故事很強烈想表達的，就是那些人即使可以毀掉家園，還是無法毀掉我內在的信念。這些分享跟價值、歷史、自我認同、想做抵抗的方式等，甚至**包含了遇到這些事情的實際建議**，我念一段真實故事的片段，他是個男性政治犯，他是因為具政策性質的行動而被關了約三年，心裡虐待對他而言是最嚴重的，「有一次他們把我關禁閉室十天，他們一直欺騙我說我的媽媽、妹妹被殺了，爸爸也嚴重受傷，我家已經被拆除了，他們甚至給我看假的葬禮照片，棺材還被披上巴勒斯坦國旗。我記得我麻木了，這是他們打擊我精神的方法。」隔天我跟 TELLER 喝茶時問他為何講這個故事，他說因為觀眾中很多年輕人應該也會遭遇這件事，我希望他們有所準備，讓他們知道他們也可能會遭遇這些事情。他覺得說故事不是在宣洩情緒，而是想協助這些夥伴，從一些研究中知道，如果人們可以預測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後來即使發生了，創傷也會比較輕一點，就像是打疫苗、有了抗體這樣。但是他也有分享，講故事時其實有別的事情發生了，他從監獄被放出來時我覺得自己已經是不同的人了，每天醒來都會想到監獄裡的情境，整個人都被痛苦所包圍。後來看到演員把這些過程演出來的時候，我發現監獄的景象好像可以離開我、外化了，在看演出的時後就覺得自己有能量面對了，不會再覺得被過去記憶所糾纏，而是可以面對、控制這個過去了。這樣的受苦的記憶是很寂寞的，對有些巴勒斯坦男人來說，談論受虐過程是很禁忌的，只能單獨承受這些故事而幾乎要被吞沒，所以其實他是很勇敢、打破社會規範的去講這個故事，說完後很多社區民眾來找他、願意提供協助支持他，這是個意外的收穫。**第三個理由是，有些人是有意識想分享故事以放鬆心理壓力。**

今天我們在工作坊中已經有聊到一些運用，傳統上創傷工作的概念，當有一個人歷經困境時會傾向於認為他是受創個體，通常我們都會把個體看成病患、看

到那些比較不好的部分，通常我們都會選擇心理治療跟藥物，但卻沒有意識到他們承受的是一直在周圍發生的社會環境狀況，也就是常被視而不見的真正根源，我們應該要去看到這部分。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跟環境是互相影響的，與其解決個人症狀、不如去解決環境發生的問題，就像中醫不是去處理徵兆而是去做整體的療癒。

當一個人經歷了暴力或其他的困境，或性虐待、心裡虐待，有三種不同的反應方式，一是**負向反應 negative responses**，心裡十分受傷、有了重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徵兆例如...被害妄想症、夢魘/惡夢、憂鬱失眠、感到威脅，心理創傷會影響他的正常生活（請擺個受創的樣子並維持著）；**第二種反應是 neutral responses 中性反應**，例如他被軍隊抓走且虐待，第一個人是很受創而困擾，第二個同樣經歷的人卻不是心理症狀，身體受到一樣的衝擊、在失衡後又彈了回來了，復原了。**第三種是 positive responses 正向反應**，他從衝擊事件中有了正向的成長，在一樣的經歷後，他內心的種子長出了新的力量，例如曼德拉被關了三十年的過程中他成長了什麼？更強壯的信念、改走非暴力抗爭...有人面臨死亡，他們還是繼續前進，並有了更積極正向的人生目標，從逆境中成長、越挫越勇～（下略）來看一下這三個類型，定格，大部分一人一故事劇場或心裡工作者在面對這樣的故事時，我們多半假設了大家都是這種負面的狀態（第一種）；但實際上真的如此的人是少數，多數的人是另外這兩種，那些治療工作者都只會看到負面面向並且誇大，但其實這是很危險的，這可能會讓人們相信真的就是這樣，會開始自我懷疑過去的經歷是怎樣、我以為自己是正向積極學習的，卻被治療師說我是在自我防衛...這人像受創的人嗎？這是在巴勒斯坦最大的震驚，我受到的訓練都讓我相信人受創後長這樣，我認為我是去療癒巴勒斯坦人，但我卻看到這樣（照片中人們大笑），他們教了我好多，我是很認真的要說，巴勒斯坦的經驗是我人生很重要的體驗，我學到了即使人遇到這麼大的困境還是可以保持人性的尊嚴。照片的村落中他們不被允許建房子，所以小孩是住在帳棚裡，而且還是被拆了七次，但他們還是看起來很開心。與其一直關注他們受創的部分，不如協助他們去看那些有力量的反應。請大家想想看，為何在面對同一件事情，人們會有這三種不同的反應呢？



有些研究發現，第二、第三種反應的人們都有些 protective factors(保護因素)，**第一種 protective factors** 是他們的家族跟社區體系通常都有著某種支持系統，可以保護我們的機制，防止我們進入心理創傷的狀態中，我們可以為我們經歷的事件找到意義；比較容易受創者，可能是還沒做好準備或比較難找到事情的意義。在巴勒斯坦已經維持這種狀態 60 年了，也知道為何發生、大概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所以他們比較能找到彼此的關係，我們被殖民、被壓迫、我們反抗，這是一個集體/群體的故事，具有較強烈政治認同或理念的社區及人，比較不會有心理創傷的反應，較容易有第二或第三種的反應；假設這些事情發生在一個歐洲白人身上，他基本上是不可能準備好的、這種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所以在一人一故事劇場中，我們在協助的事為故事找到意義。**有第二個 protective factors** 可以協助我們不要進入心理創傷的方式，就是足夠的社會及家庭連結網絡，例如有些國際性組織也會去協助他們，但最後更創傷的是缺乏家人支持的國際義工。我在我自己的村莊中，今晚有個一人一故事劇場，她從她的村莊來，我們認識彼此是因為在大城市彼此購物交易時認識了，但我們不是真的認識彼此，但因為今天她來到這個演出，知道我的兒子正在監獄裡，正好她的兒子也在監獄裡！演出結束後我們可能就會坐在一起分享經驗，**透過分享故事我們創造了一個小社群**，用這種方式，我們形成了第二層次的人際網絡。這樣的過程其實是一個預防創傷發生的好方法。**第三個 protective factors** 是內在資源，在說故事的時後也可以轉化內在、形成力量，成為未來強烈的反抗能力。

Q：謝謝老師今天的分享，我試著用不是心理學而是更精神層面的方式，去表現



這三個人的狀態。「我抗拒我遭遇這些是、我不相信我這麼倒楣，所以我挺身戰鬥」「我認為我有力量去改變身上發生的事情，我用我的內在力量去調整，讓我成為跟以前一樣有能力的人」「像曼德拉，完全接受發生的事情，從爭取自由的鬥士，發現真正的自由在我內在，我是我靈魂的領航者，沒有任何人可以關住我、限制我的自由，我全然接受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而去活出更自由的自己。」

Q：謝謝 BEN 今晚的「表演」。我想瞭解老師說的，真正在受創的狀態，最大群的可能是志工或演出者，像是 BEN 自身有心理治療的背景，那其他人進入巴勒斯坦之前，有沒有什麼準備可以避免那樣的創傷狀態？例如我們平常在劇場練習、呈現一人一故事劇場時，台上的人有些很深層需要被幫助的部分，說完之後可能短暫就結束了，但演員卻可能受到影響，這要怎麼去準備？

A：就我們的例子，演員其實都是巴勒斯坦人，合作的人們也多是巴勒斯坦人。當我組織並讓這些事情發生，同時也有做訓練當地的人，現在我不在那邊，他們也可以繼續 RUN 下去，比較沒有外來者的狀況。但第一年的確是挺困難的，但第二年逐漸有些當地朋友，對自己的精神心理上都會逐漸強壯起來。

Q：除了儘量日國際知道巴勒斯坦的現況外，目前是否有試著去接觸以色列的人？或者去理解以色列人的想法？

A：我們希望可以這麼做，如果他們跟我們的價值觀是相似的話，如果他們相信相同的價值、相信人類平等的話，我們也很希望可以跟他們一起工作。但是我們對於觀念差異的人，認為他們高人一等的人，我們是真的不想跟他們一起工作。像剛剛照片中就有一些以色列積極行動者、社運人士也會來參加，他們的人性價值跟我們類似，他們也會上舞台分享故事，有些以色列民社運組織也跟巴勒斯坦的草根組織互有聯繫，共同目標都是終止佔領行動、種族隔離政策，並且停止對巴勒斯坦的殖民。

Q：比較工具選擇的問題，在這歷程中是否只用 PLAYBACK，或者會用其他技巧？針對巴勒斯坦這個案子。

A：這個案子中主要是 PLAYBACK，但在巴勒斯坦有另一個方案，是訓練心理治療工作者用心理劇的方法去做。（為何選擇用 PLAYBACK？）就像之前所說，在自由巴士行的行動中，重點是故事要被說出來，心理劇主要是處理創傷，這個案子主要是要傳遞出去，所以選擇了 PLAYBACK，當然是也可以兩個都做。

Q：如果是一個有熱情的人去參與，這個經費從何而來？還有可能負擔的危險性？

A：經費，自由巴士行有從不同組織申請到經費，也有在線上募款，網站上就看得哪些項目（歡迎大家來捐～），參與方案的人也會為了參與行動而支付一些基本的食物跟生活費。關於安全，生命上比較有危險的是參與抗爭活動的時候，如果不想有生命危險的疑慮的話，避開抗爭或留在後方應該就可以避免了。

Q：剛提到做 PLAYBACK 是幫助當地人的心聲傳遞到國際上，跟後面的創傷部分，是後續發現的？（心理劇跟 PLAYBACK 是兩個不同的部分，做計畫中才發現這些狀況，原本並沒有想針對創傷作什麼的意圖？）

A：不會特別在說完故事後做什麼(例如心理劇的治療)，PLAYBACK 本身就是個回應創傷的技巧、協助情緒釋放了。(因為時間有限就不再解釋，或許在工作坊時多談)。

仔貞補充:Ben 在中東除了一人一故事劇場的訓練和自由巴士的演出行動，還有其他機構的心理師訓練與治療工作。他主要想談一人一故事劇場的療育是如何發生，跟傳統的心理治療不相同，本身就有療育效果。但也因為自己有心理諮商背景，所以想像如果真有需要進一步諮商治療，他是有能力處理。只是他原先的想像跟實際執行後，發現 PLAYBACK 本身就有療育機制、且療育的層面不只限於個人心理層次。

仔貞:時間有點晚了，再次謝謝老師～很多人沒辦法走出去看世界，但我們可以試著把世界帶進來，謝謝各位願意一起看見與探索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應用與可能性～

## PPT 檔的文字(仔貞翻譯)

### 一、Freedom Theatres Freedom Bus Rides 自由劇場自由巴士行程

Performances 一人一故事劇場演出

Workshops 工作坊

Community Stays 社區駐點

Seminars 演講

Protests 抗議

Civil Disobedience 功名不服從

### 二、Why People tell? 為何人們說故事

To promot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associated action.

提升批判意識和相關行動

To share values, histories, identities and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

分享價值、歷史、身分認同和存在的策略

To experience relief from psychological distress.

經驗心理壓力的釋放

### 三、Trauma Discourse 創傷的說法

Biomedical, deficit-oriented focus on individual.

生物醫學專注在個人匱乏的面向

Overlook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心理創傷涵蓋社會、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

### 四、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心理觀點

Acknowledges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承認環境與個人之間的互動

Aims to foster resilience of community.

目的在促進對社會的適應能力

### 五、Responses to Adversity ~ R.K. ~ Papadopoulos (2012).回應逆境的方式

Negative responses: including psychiatric disorders, distressful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and “ordinary human suffering” ;

負向反應:包括精神疾病,痛苦的心理反應和“普遍的人類苦難”

Neutral responses: existing positive qualities that survive the experience of adversity (otherwise know as “resilience” );

中性反應:從逆境經驗中存活下來的生存積極特質(或是另一種說法彈性)

Positive responses: new positive qualities that were acquired as a result of the exposure to adversity - otherwise known as “Adversity Activated Development” .

正向反應:被暴露在逆境中發展出的新的積極特質(逆境活性發展)

#### 六、Protective factors 保護因子

Coherent narratives 持續性地述說

Social and familial networks 社會和家庭網絡

Inner resources.內在資源

#### 七、Enhancing Protective Factors Through Playback Theatre 透過一人一故事劇場增加保護因子

Making meaning, strengthening fortitude.

產生意義，使之剛毅

Empathic joining.

同理連結

Emotional release.

情緒釋放

Distance and perspective.

提共距離和視角

#### ※備註: Ben Rivers 提共的參考文章

Rivers, B. (2013a). Playback Theatre as a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occupied Palestine. *Applied Theatre Research*, 1.2, pp. 157-176.

Rivers, B. (2013b). The Freedom Bus and Playback Theatre: Beyond Neo-colonial Approaches to Trauma Response in Occupied Palestine. *Journal of Practical Psychologist*, № 5, pp. 78-96. (Russian: Риверс Б. Автобус свободы и плейбэк театр: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неокOLONIAЛИСТСКИХ ПОДХОДОВ К РЕАКЦИИ НА ТРАВМУ В ОКУПИРОВАННОЙ ПАЛЕСТИНЕ. //Журнал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психолога. - Москва. - 2013. - №5.- с.78-96).

Rivers, B. (2014). Playback Theatre, Cultural Resistance and the Limits of Trauma Discourse. *Interplay*. Vol XVIII, No. 2, pp. 15-18.

#### ※歡迎加入:2015 年自由巴士行動

[www.freedombus.ps](http://www.freedombus.ps)

[benjrivers@gmail.com](mailto:benjrivers@gmail.com)